國朝列卿紀

戶部尚書總論

夫戶部尚書者古地官司徒之任也地者載養萬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安擾萬民凡以象地所立也自魏置度支尚書以降至隋改爲民部唐又改爲戶部總判戶部度支金部倉部事於是戶部司版籍財賦與所掌邦教不同矣然唐自肅宗朝宰相呂諲使度支其後遂爲故事賢相如裴度李德裕皆嘗以身任之是戶部之職一變而判以丞相也按於五代後唐以鹽鐵戶部爲三司使是又變而爲三司使也但政在得人不係於分專如舊聖欲知帑藏名數宰相李沆終不以進眞宗命具中外錢

殺大數三司使陳恕終不敢上應開人主之侈心也自王安石備其數於御前謂之旁通籍嗣後蔡京以制作自任侈費紛起貂璫承受索辦不復關白所司既無計相以司其出入又無宰相以制其大綱使府藏鼠耗無餘而靖康之變作矣　明興設立六部雖沿唐宋之舊而戶部尤為國家命脈所係故永樂以來雖建內閣選儒臣預參機務而軍國大計屬戶部尚書夏原吉裁決居多將內府百司營衛並起南征北伐所費不貲而天下晏然不聞誹謗於此見原吉之規度宏遠矣以後代司國計固多幹才然求其明政治不失緩急之序如黃忠宣足食省役使漕運無阻滯年恭定保民為賢以邊儲為己任秦襄毅也其

不入而貧乏無與矣素韓忠定瀕去臨辭而權倖不緣爲利媒可謂介然不溷足以廉頑而起懦矣至於察民力重國體不取辦於催科不搖惑於美銀郤曾鼎括財之疏而乞省冗費折端罷市馬之旨而且引祖訓與夫內旨取張燦其霖等求灑掃卒諸王奏乞河泊稅銀鎮監奏給浙江關征中官奏乞鹽引爲織造費外戚奏乞民田爲私業俱格不得肆蠹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爲之若周文端者豈古之所謂社稷臣非耶其餘知有賦而不知有民者蓋比比也甚或輕變成法如葉淇者利商人鹽價解部不於各邊上納本色卒至邊事日壞不可充實亦倖於漏天網矣然則有志於圖報者豈無經久之圖耶

戶部尚書年表

夏原吉 湖廣湘陰人鄉舉洪武三十五年任永樂十九年改北京本年下獄二十二年再任

郭資 河南武安人進士永樂十九年任二十二年加太子少師致仕宣德四年再任七年卒贈湯陰伯謚忠襄

夏原吉 詳前永樂二十二年復任加少保兼太子少傅宣德三年輟政務與密議五年卒贈太師謚忠靖

郭敦 山東棠邑人鄉舉宣德二年任六年卒

黃福 山東昌邑人鄉舉宣德五年任七年加少保調南京戶部尚書卒贈太保謚忠宣

胡濙 直隷常州府武進人進士宣德六年任

劉中敷 順天大興人監生正統元年任六年免

王佐 山東海豐人鄉舉正統六年任十四年卒土木之難贈少保謚忠簡

金濂　直隸山陽人進士正統十四年任加太子太保景泰五年卒贈沭陽伯諡榮襄

張鳳　直隸安平人進士景泰五年任天順元年調南京戶部尚書

沈固　直隸丹陽人鄉舉天順元年任三年致仕

年富　直隸懷遠人鄉舉天順四年任八年卒諡恭定

馬昂　直隸滄州人鄉舉天順八年任加太子少保成化四年卒贈少保諡恭襄

楊鼎　陝西咸寧人進士成化四年任加太子少保十五年致仕贈加太子太保諡莊敏

陳鉞　直隸獻縣人進士成化十五年任十七年改兵部尚書為民

翁世資　福建莆田人進士成化十七年任十八年加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少傅諡襄敏

余子俊　四川青神人進士成化十八年任二十年改兵部尚書卒諡肅敏

殷謙　順天涿州人進士成化二十一年任二十二年致仕

劉昭 陝西解州人進士成化二十二年任二十三年加太子太保致仕

李敏 河南襄城人進士成化二十三年任弘治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諡恭靖

葉淇 直隸山陽人進士弘治四年任加太子少保九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周經 山西陽曲人進士弘治九年任加太子太保十三年致仕卒贈太保諡文端

侶鍾 山東鄆城人進士弘治十三年任十七年致仕

秦紘 山東單縣人進士弘治十七年推本部未任歷太子少保卒贈少保諡襄敏

韓文 山西洪洞人進士弘治十七年任正德元年逆瑾誣為民卒贈太傅諡忠定

顧佐 直隸臨淮人進士正德元年任二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劉璣 陝西咸寧人進士正德三年任五年閒住

楊一清 雲南安寧人進士正德五年任六年改吏部入閣歷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卒諡文襄

孫　交　湖廣鍾祥人進士正德六年任八年致仕

王　瓊　山西太原人進士正德八年任十年改兵部歷少師吏部尚書卒贈太保諡恭襄

石　玠　直隸藁城人進士正德十年任加太子少保十三年致仕

楊　潭　直隸新城人成化丁未進士正德十三年任十六年致仕

孫　交　詳前正德十六年再任加太子太保嘉靖二年致仕卒贈少保諡榮僖

秦　金　直隸無錫人弘治癸丑進士嘉靖二年任六年丁憂歷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諡端敏

鄒文盛　湖廣公安人弘治癸丑進士嘉靖六年任七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莊簡

梁　材　南京金吾右衛籍順天大城人弘治己未進士嘉靖七年任十年丁憂

許　讚　河南靈寶人弘治丙辰進士嘉靖十年任十三年丁憂歷內閣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梁　材　詳前嘉靖十三年任十七年致仕

李廷相 山東濮州人弘治壬戌進士嘉靖十七年任加太子賓客十八年致仕贈太子太保謚文敏

梁　材 詳前嘉靖十八年任十九年閒住

李如圭 湖廣澧州人弘治己未進士嘉靖十九年任二十一年回籍

王　杲 山東汶上人正德甲戌進士嘉靖二十一年任加太子少保二十六年被誣謫戍

夏邦謨 四川涪州人正德戊辰進士嘉靖二十六年任二十八年遷吏部尚書

潘　潢 直隸婺源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二十八年任二十九年調南京工部

李士翺 山東長山人嘉靖癸未進士二十九年任本年為民

孫應奎 河南河南衛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二十九年任三十一年調南京工部

韓世英 四川南充人正德甲戌進士嘉靖三十一年推未任被劾

方　鈍 湖廣巴陵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三十一年任三十七年聽調

賈應春　直隸眞定人嘉靖癸未進士三十七年任三十八年致仕

馬　坤　南直通州人嘉靖癸未進士三十八年任三十九年閑住

江　東　山東朝城人嘉靖己丑進士三十九年任改南兵歷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宣大

高　燿　直隸淸苑人嘉靖乙未進士三十九年任改太子少保隆慶元年致仕

葛守禮　山東德平人嘉靖己丑進士隆慶元年任本年終養

馬　森　福建懷安人嘉靖乙未進士隆慶元年任三年致仕

劉體乾　順天東安人嘉靖甲辰進士隆慶三年任四年閑住

張守直　順天遵化人嘉靖甲辰進士隆慶五年任六年致仕

王國光　山西陽城人嘉靖甲辰進士隆慶六年任

殷正茂　直隸歙縣人嘉靖丁未進士萬曆四年任六年致仕

張學顏 直隷肥鄉人嘉靖癸丑進士萬曆六年任十一年改兵部

楊巍 山東海豐人嘉靖丁未進士萬曆十一年任

王遴 直隷霸州人嘉靖丁未進士萬曆十一年任

畢鏘 直隷石埭人嘉靖甲辰進士萬曆十三年任

宋纁 河南商丘人嘉靖己未進士萬曆十四年任十八年改吏部

石星 直隷東明人嘉靖己未進士萬曆十八年由工部任

張孟男 河南中牟人嘉靖乙丑進士萬曆十九年由南京工部尚書歷

戶部尚書行實

夏原吉字維喆其先浙紹興會稽人父時敏洪武間以布衣召見授湘陰教諭遂占籍焉初母太夫人廖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生年十三父沒母廖教之終喪爲里塾師庚午領鄉薦入太學被選禁廡書誥 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遣人詗諸生諸生笑傲讙譁獨原吉端坐儼然二十五年事竣當署職 上曰夏某端厚君子也實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與語奇之曰夏某才器老夫不及也諸曹事難處者悉與裁之同官質疑月環左右劉郎中某者恥以事質之多爲新所詰責深銜之歲正人朝劾諸司不事事者 上曰宥之新請罪之者再三 上怒曰

是誰教汝以要勤耶新免冠謝得已旦率諸曹入謝劉出奏曰聖明洞見尚書果人教之意欲中原吉　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實教臣臣愚過聽抵此乃下書算生於獄劉㗊生盍引原吉衆不肯劉他日復奏曰夏某專尚書柄前事實某教之上曰聞原吉甚有裨於尚書汝欲陷之耶劉與書算生皆棄市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未幾充採訪使巡福建公明寬大時楊文敏公榮爲邑庠生原吉器之贈之詩有莫使祥麟後馬牛之句榮遂冠秋試　成祖入定大統原吉時鎮蘄州有執以獻者上曰夏某奉公守法轉戶部左侍郎或譖之曰彼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　上曰夏某　太祖之臣也彼忠於　太祖故忠於建

文又豈不忠於朕哉旋進本部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兩浙大水　命原吉往治且命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之既至奏罷妨民窳政數十事又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役兵民數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目爲之赤盛暑或持蓋至曰衆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凉哉決壅滯修堤浦濬濬瀰治橋梁於蘇浚白茆塘劉家河於松浚黄浦導淫水入海不爲患又奏發粟三十萬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之有謂水退淤肥請召民佃耕以益賦者事下原吉原吉歎曰民疲極矣救死不暇况重役乎即驰今曰市斥則徒勞民種植則已失時何益於國　上從之事逐寢姚廣孝還自浙西　上

首詢之廣孝曰夏其古之遺愛也三年召還掌部事諭之曰向以部事付郁新以浙江農務付卿庶內外協濟今郁死矣爾其乘之至則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賈專錢以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凡倉庾府帑戶口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於袖時一閱之一日 上問天下糧數即對其處幾何某處幾何毫髮不爽 上益親信之特陞賞靖難功臣又大封親藩征討四夷創宮殿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費億萬計皆取辦於原吉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者 命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治怠事者比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處乃事吾將出巡益恐犯者衆

也人人感悅而事集六年秋八月召還時 上將北巡命掌行
在戶禮二部都察院事扈駕至北京又命兼掌刑部有二指揮
冒支官糧 上欲斬之原吉曰罪自有律若真盜何以加之乃
止八年親征北虜命輔導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
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
諸司草創每旦入朝獨近扆前条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
史抱案盈庭原吉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啟 東宮
京師肅然七月駕還北京召見便殿曰卿輔皇孫居守事妥民
安奏決機務咸當朕心原吉曰 陛下之訓皇太孫遵行之臣
何功之有翼日 上諭羣臣曰夏某輔導皇孫今之周公也十

一月扈還南京仍掌戶部事尋命輔導　皇太孫周行鄉落見鄉老令一一陳其風俗疾苦或賜之帛給之糜至一村店取虀黍進曰願殿下味此以知民艱　皇太孫爲嘗之有一人犯駕欲罪之具言　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上意也旣又輔　皇太孫閱武於郊九載奏績　上親宴之便殿諭廷臣曰夏其　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遂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駕巡北京與　皇太孫同居上營之後日親啟沃十四年九月輔　皇太孫自北還南京所至必陳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俗美惡　太孫甚重之稱爲先生而不名所過兵民晏然十五年扈從幸北京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命召　皇太子太

孫於南京且諭以授受意十月原吉先馳奏　上復命迎之且
日東宮其緩行比至鳳陽迎見道　上旨　東宮曰雖有旨吾
敢取緩乎因手書付原吉與楊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
得失以備顧問及至　上問東宮來何速對曰　陛下慈注之
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也　上善其對十九年三殿災具言愛
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芻糧採辦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
回　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
之尤峻　上怒誅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
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言者
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左都御史陳瑛言科道皆白面書生

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問衆皆啐罵言官原吉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賛大議臣等之罪　上悅兩宥之或尤背其初議原吉曰不然　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時原吉雖居戶部實兼九卿之事凡軍國要務必與面議召見便殿或闕門語移時左右莫知所言退則恂恂若無所預者交阯平　上問陞賞孰便對以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乃陞元功餘皆須賚西域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之原吉曰彼慕化遠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儀從此大壞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

上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上況夷狄乎臣恐一厠滕有辱天子大臣死不敢奉詔 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爾猴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乃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云生我原吉叱曰 朝廷之恩我何與焉谷庶人逆謀既彰 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原吉曰謀出於彼居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上元節觀燈臣民同樂奉太夫人往觀及晚宴燈山 上顧問曰聞爾母來觀燈對曰歸矣因撤御案賜之弟敵至京召見賜酒饌歸又遣人送之舟中行李蕭然與日 上顧問曰聞卿第行橐甚空對曰臣俸資先已寄歸適無所贈 上曰何不告朕因賜與布數疋十九年議親

征北虜羣臣無敢諫者原吉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諍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眚屢作内外俱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　上怒乃命整邊儲於口北賓懼自縊遂并籍原吉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夜嚴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　上問征虜得失具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命繫於內官監　皇太孫累請赦之　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　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　上意頗解仍繫之駕至榆林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訃至　仁

宗時爲皇太子親臨繫所原吉趨出 皇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皇已賓天遂伏地哭不能起曰卿可出視事原吉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出駕回命賜御厨饌咨以國事 上言方今民力竭於東南戎伍疲於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 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訪之乃請賑饑寛貧省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採辦金寶香料各處開辦金銀課程 上即位復戶部尚書賜冠帶衣服靴襪被褥帷帳器用原吉以母喪不受 上御西角門朝顧問左右何不見夏尚書蹇義對曰母喪乞歸守制 上曰卿可勉留之凡至便殿乞守制 上曰卿國之老臣正賴共濟艱難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亦

不當在此退上十餘疏終不允　皇太子正位東宮命兼太子
少傅時呂震爲太子少師位在原吉右　上諭鴻臚命引震列
其下即進太子太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三俸兼支原吉固
辭許辭太子少傅俸表忠徹以風鑑得幸　成祖　上以其言
常不遜首欲誅之原吉曰忠徹固嘗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
身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能忠徹官每朝能必
呼原吉等二三大臣近御床或隨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內外諸
司所進章疏命擬吉原吉擬吉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原吉曰
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上裁
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洪熙元年欲下寬恤之詔乃請稟

貧民增官吏之俸以勸廉弛山林湖澤之利以與民寬逋負以安流徙養將士禁差占屯田之卒不使妨農務皆條行之冬久無雪　上作憂民吟命和之兼賜王希翰林進誥詞　上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又召至扆前賜緋從糾繆銀印一諭曰聞　皇考實天時歎卿忠愛自今朕有過舉但具奏以此封識進來朕不憚改手勑欲除斷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原吉與一二大臣審議以聞從之命兼禮部事特賜正直牙印押以便處分且以旌其正直也時山東淮徐諸郡累歲旱澇原吉以爲言即免夏稅及秋糧之半一切科派悉罷之未幾勑原吉曰古者斧斤以時入山林今山西樵採

者根株悉拔宜斬之以徇原吉曰伐薪過當罪止不應請從律
上曰吾過矣賜田五頃八里莊建第一所於兩京李時勉廷辭過
激諭原吉等曰李時勉當朝辱朕言已天顏大變原吉進曰時
勉小臣豈能傷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之未晚　仁
宗賓天　皇太子監國於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太后
命軍國事悉依裁處原吉密謀急迎駕駕將至羣臣出迎太后
特留佐襄王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夏某安在蹇義等莫對
上不悅至京慰曰見　太后方知所以留卿之意卿輔佐有年朕
倚卿非他人比卿當以事　皇祖者事朕加賜玉帶表裏原吉
三楊同心輔政時與面議入坐賜茶或命退殿廡少休復至展

[illegible][illegible]上燕閒之暇時獨召容問或袖出小帖付之原吉亦有所

陳於上漢庶人反檄輔臣奸邪亂政以原吉爲首　上夜召入

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分

坐所左右密議楊榮首勸　上親征　上難之原吉曰往事可

鑒機不可失也臣昨見所命將語臣而泣其臨事可知兵貴神

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乃決

駕率六師兼程而往師臨城庶人欲降猶令人繞城罵原吉罪

人既得大被恩賞賜閣者三掖朝祭原吉固辭曰舊制非勲臣

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非勲何十月交阯請降廷議疑其詐也

更欲興兵討之原吉曰兵疲矣譬如癰伏於身未潰則變不測

邑濱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藥之攻心腹內
虛復生他患莫若因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二楊議亦同遂偃
兵息民天下賴之十一月　皇太子生赦天下原吉與蹇奏對
便殿　上悅命留侍宴顧其醉笑曰卿能復飲乎原吉頓首曰
臣飽沃　天恩醉矣顧蹇猶醒視附二臣能飲之將退　上顧
原吉有欲言之色問曰卿有言乎因進扆前密請早建皇儲爲
宗社之本　上曰然當奏太后行之二月以議國本功便殿獎
諭賜範金銀印八可含弘貞靖曰謙謙曰後天下樂尋加翠鑪
銀甕玉鉤玉帶三月命遊西苑隷人問曰龍衣而髯非至尊乎
上回顧原吉下馬謝曰不能愉下臣之罪也　上曰朴哉斯隷賜

之鈔命登舟游太液池　上顧曰以操以御羣臣之力　上射
鳧獲之烹以啖三臣又親酌玉觥以飲之曰卿啟沃良多今老
矣可不盡歡苑多奇石諭內臣吳城惟所欲與之乃取小者一
二秋八月復侍游東苑　上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師
古人剪茅之義原吉曰　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九月
扈駕巡邊賜寶刀　上取原吉橐糗嘗之笑曰卿亦食此粗糲
對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遂　命取上供賜原吉
將士俱加犒還京　上念原吉等四人年高且師保之重以寅
亮爲職勿煩庶務特敕輟部院務俾專論道左右隱然拜相之
意未幾扈閱武郊外至兎兒山　上怒諸將之不虔也命褫其

衣上言將帥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罪而殺重臣　上
起入帳內又隨之　上曰卿且休矣原吉曰　陛下憐臣至矣
諸將瀕於死獨不少念之乎　上曰爲卿釋之日數召原吉使
者數十輩交道旣有賜馬甚靈召命將至馬必蹄囓闇者以報
而使者至矣嘗張燈宴羣臣悅甚指原吉等曰此朕擎天柱也
賜紫璞硯象牙翠花筆龍香墨水晶鎭紙玉筆格爲條旨用及
誕辰親繪壽星圖詩有獨生申甫扶鴻運之句又親繪秋香梅
竹二圖文禽非熊春霽魚遊春水圖賜焉服食器用銀幣無虛
日嘗命尚方取一琴旣賜之旣乃笑曰卿夫夫人得無競乎加
賜一焉又製束髮玉冠二　上用其一一以賜原吉曰使後世

知吾君臣一體也五年春兩朝實錄成　上賜宴賚旦入謝歸得末疾卒　上臨朝聞訃遂輟朝流涕還宮議加封公爵大學士楊士奇曰文官不許封公侯此例不可開也乃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原吉量寬宏人莫能測僚屬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必掩護每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沮矣有郎汙精微批㩳甚乃入奏曰臣之罪也詔與易之過淮陽馬逸從者逐之原吉寄聲過客客不應而詈之從者執以詣原吉笑而釋之隸有盜銀杯者獲不治仍與一杯以去有進士戲坐其背或以告原吉曰有志呂震爲子乞官　上問之對曰震有守城功可與震嘗詆爲杂奸者也平江伯靖難將欲害之後爲總漕選一

人心服焉或問量可學乎曰某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尤樂薦引士類不使人知　仁宗欲用李衡爲兵侍吏部不知奏問之始知其薦周文襄爲長史有薦爲郡守者曰郡守不足以展其才尋致大用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黃忠宣贊理漕運皆所薦也金尚書以疾在告赴蹇忠定飲　上聞之不樂曰以疾不朝而宴於私可乎　命繫之原吉曰大臣可殺不可辱金其老矣而繫之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或短楊文貞於上者力爲之辨故誥詞有推賢盡誠之語每朝廷行善政或稱之曰此天子之明羣公之力吾何與焉凡

奏草皆焚之曰不可彰吾直也
何司寇喬新云公初巡福建所至問民疾苦吏治得失其瑣屑悉付之有司嘗出漳州北門見舊塚將穨問左右曰元達魯花赤迭理彌實之墓守死不降故葬此公曰忠臣也命整其墳樹碑表之他日至福寧見道旁一草庵問之曰元福寧尹王伯顏與其子相子婦潘死節於此公曰一門忠孝無愧下壹命遷其主於室其少也若有神焉㦸大笠出入恒道之間有明遠樓多妖宿者必死公獨宿竟夜晏然豈神明有護持之耶其在吳中治水利至於今稱之
野記云　成祖既久不見　皇儲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勑既

具未命使人夏原吉進曰請令原吉往　上問何故對曰　皇太子久不蒙召一旦忽有命恐過疑或致他虞　上歎服之比原吉至　仁廟初聞之果驚怖謂或有後命頗欲自裁問誰御命左右對原吉　仁宗曰原吉來必能為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吉備道　上旨　仁宗乃安即與就道

畜德錄云夏忠靖公原吉嘗得賜石硯冬月吏炙冰破甚恐公知召諭之曰受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之詠蝸首詩後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深承雨露滋寄語羣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蓋性度寬大其言如此

典故紀聞曰　宣宗與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曰讒愬小人

眞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憸是以帝舜堲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爲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關防若有其萌必杜絕之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所宜務也增

郭資字存性河南彰德府武安縣人自幼志氣超羣兒弱冠入邑庠從師受春秋有所造就洪武辛酉入太學甲子領應天府鄉薦明年乙丑賜進士初爲戶科庶吉士擢戶部總部試主事丁外艱服闋實授本部湖廣清吏司主事改陝西清吏司吏不容奸聲譽頓起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無何尚書郁新以才薦之授前北平布政司左參議涖事之初即以本司弊政爲言

太祖嘉其忠直陞本司右布政資悉心殫慮贊佐有方不數月陞左布政使精勤詳慎紀綱大振豪猾斂跡良善獲安時　成祖在藩邸尤愛重之資有所言無不聽納及起義靖難命資城守撫輯兵民供給糧餉百費所需未嘗乏誤嘗以漢蕭何擬之
成祖即位論功召陞戶部尚書　賜白金文綺楮幣視諸伯未閱月以北平重地命掌布政司事未幾　詔建北平設行部拜資行部尚書資以北地軍民初安生業始遂而官司所費冗濫當撙節以恤下乃惓惓以袪弊舉廢為務或有不悅而謗資者
成祖聞之降勑慰諭益以心服任之滿考賜宴內廷頒勑奬諭歲辛丑定都北京革行部調資戶部賦務叢脞資勤以率下事有

條序　仁宗嗣位加太子太師蹇義夏原吉數短於上謂資偏
執妨事且病令致仕　上意不然間以語大學士楊士奇曰
先皇興義旅一切軍需糧餉皆出資調度及吾昔居守甚得資力
其人亦才且誠令必如二臣請是吾危則任人安即棄之吾誠
不忍士奇對曰故舊無大故不棄此　皇上盛德顧資彊毅人
不得干以私但　詔敕所蠲租稅資必責有司依歲額徵此過
之大者誠如二臣言然耿介守廉非衆所及　上曰吾在此復
有原吉與同事彼雖偏執莫能行也已竟罷政事賜璽書歸武
安資歸　上念之不已問輔臣士奇等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資
其謂我何　命戶部給半俸復其家　宣皇嗣位詔起資爲戶

部尚書免朝謁省視事勤雖大風雨不避僚吏敬憚滿考 賜宴於禮部獎以勑書嘗資如歲寒松柏愈老愈勁其優待隆厚若此宣德癸丑十二月疾劇屢言家被 朝廷重任無以効報爲愧切切訓諸子及孫當感恩思報不及家事以卒年七十三上深悼惜爲賫罷朝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勑工部製棺營葬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湯陰伯謚忠襄官其子佑爲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卒之日家無餘貲公卿大夫皆往哭弔致賻祭自始仕至老視國事凡所施爲毅然自任不畏强禦雖然有弗避害有弗辭與人辯論嚴厲之氣見於辭色而推之於政略無害人蠹物之心所居在馬莊村類垣朴舍未嘗治第府城故人稱其

有守云

郭敦字仲厚山東東昌府堂邑人洪武癸酉以詩經中山東鄉試會試下第後入太學擢戶部廣西淸吏司主事歲餘有賢聲陞衢州府知府下車咨民隱釐弊興利修學政務教化崇儒術禮賢行以表勵其民賑恤無告郡俗貧死不能葬者焚屍沉之敦相城東得廢地百餘畝榜曰義阡令民貧死者悉葬是又為約教民有急相資助民利賴之嘗歲旱齋沐致禱雨立降霈足蝗入境為災敦自為文檄城隍神是夕大雨雷電蝗盡死凡所禱輒應城西有淫祠歲四月軍民男女聚謁祭祠下讙譁若狂敦禁止之已而得風眩疾吏民爭勸能禁弗聽疾亦瘳同僚行

私取民財者敦雖不面斥而義形於色其人頓首謝改過待之如初屬邑吏爭灌溉自劾敦退所謀諸心發諸言未嘗不在民事所秉正直標宇坦明言出而民信令出而民從不俟程督庶務畢舉舍內蠶箔嘗有叢絲類織成盤葦帶修廣適度郡人謂敦仁政之應在衛七年政化大行坐累徵詣京師耆老數百人伏闕奏乞留理官執不可耆老涕泣而退後廷臣有言敦廉正不阿者召為監察御史陞河南布政司左參政廉明勤約才識超邁時京師營造率民赴役閩敦行皆歡趨之無後期者無幾謫陝西端重有威僚屬敬畏以公務留京師禮部尚書胡濙言其行於　成祖曰郭敦有大臣體宜在左右即日　召見以病

不克入遂遣御醫視之疾愈入謝奬勞再三　賜鈔襲衣明日
陞禮部右侍郎十九年定鼎北京　命巡撫順天等府安恤軍
民考察官吏二十二年　仁宗臨御九月以居　大行喪不齋
戒公宿降太僕寺卿十月進戸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宣
德二年陞戸部尚書命鎭陜西歳餘召還在戸部無敢一毫干
以私者未幾得疾　上聞之命太醫往視數日竟不起年六十
二爲人純實溫雅事親愛敬兼至隆寒盛暑不懈閨門之内儀
度清肅聲色未嘗留耳公暇手不釋卷私居無惰容居官剛正
人莫能奪所至整飭紀綱肅誠撫恤不徐不亟吏畏民懷冰蘗
之操無遜古人雖官列六卿泊然布素身沒之日家無餘貲人

多稱爲篤行君子云

黄福字如錫山東萊州府昌邑縣人宣德五年任七年調南京

戸部尚書詳南戸部

胡濙字源潔直隸常州府武進人洪武庚辰進士累官禮部尚

書宣德六年辛亥命兼行在戸部尚書事因天下乂安兩京並

設少保黄公福蒞事南京戸部參賛機務其出納歛散俱侍郎

經理凡大綱兼統於濙至十年以後設尚書遂專理禮部事詳

禮部

劉中敷字　永孚順天府大興縣人補郡庠弟子試高等洪武二

十二年靖難師起　成祖知其忠厚篤實特命守安定門及修

通州城留鎮守及入正大統敘功授陳留縣丞性慈祥不尚刑
威行民被見惻誠未嘗摘發陰私以張智名永樂九年以政績
超擢工部員外郎初名中孚避 仁廟諱改今名十八年秋滿
陞江西左叅議持身清白處事公平宣德三年陞山東左叅政
未幾進左布政使清介有守取予雖細不苟值歲大侵歲儲久
不能輸力言於部使蠲三之二正統元年召陞戶部尚書初戶
部自宣德洪熙以前重熙累洽年內晏然且干戈甫定宗室未
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又法網未密財利無制自正
統初西虜阿台朶兒只伯寇甘肅邊患漸興中敷於先事措理
非其所長但性恬淡不戾於利頗知節以制度六年以事忤權

好罷歸十四年起太子賓客兼戶部左侍郎景泰四年卒於官壽七十四命復原官仍兼太子賓客一統志稱其所至以愛人稱亦無愧於官箴云子璲舉進士歷光祿寺卿琛歷虞衡郎中孫機歷吏部南京兵部尚書

王佐字　山東濟南府海豐縣人永樂中領鄉薦入太學肄業大司成胡公儼甚器重之十五年以學行著聞擢吏科給事中儀表凝重器宇深厚遇事詳慎識大體不搜索士大夫短長以沽直名二十二年陞本科右給事中謙厚不伐以愛惜人才爲心宣德中因奏對洪亮甚爲 宣皇所眷注超拜戶部右侍郎尋命幹事河南奉公守法善布揚 德惠不擾於民五年

陞戶部左侍郎正統六年進戶部尚書時北虜漸横西戎繼警麓川禍結九溪不靖所在遣將出兵疲耗中國濫費爵賞府庫日虚佐立心忠恕以愛人為本不忍并歛從容調劑節省故經費不乏而民亦安之十四年己巳春虜剌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權臣惡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七月初八日也先大舉入寇塞外城堡多陷没邊報日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禮太監王振復勸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等治兵朝廷文武大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行命郕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仿同兵部尚書鄺埜學士

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等報
敗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振恐之乃
勸 駕還八月十三日駕至很山虜追急朱勇等三萬人皆敗
死無隻騎回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
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
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追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
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為言召曹鼐草敕與和遣二通事與虜
使偕去遂移營踰塹以行迴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奔逬勢莫
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
衆裸相蹈籍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

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佐與鄺埜曹鼐張益俱陷沒陣中
景帝嗣位贈少保謚忠簡大學士李賢稱其與人相接開心見誠
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學恒以不若人爲恥
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於閣下先生後卒土木之難益有篤實
君子之風人咸惜之
金濂字宗瀚直隸淮安府山陽縣人性剛果有志操永樂戊戌
進士擢監察御史風裁崭然克振憲體正統元年陞陝西按察
司副使折繁衆劇不勞餘力疏剔弊狹燭見幽眇素豪猾險詖
梳擬之徒避莫敢攖時王文爲按察使俱以才名不相下左都
陳僖敏公鎰巡撫陜西前後皆保薦之二年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佐理院事三年奉　命鎮撫寧夏地方參贊軍務舉賢用
能人服其公置預備倉勸民出粟以賑凶荒軍民賴之又奏准
靈州鹽課照例招商納馬每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
給軍騎征候馬敷用照依馬價折糧而邊馬亦足本年回理院
事陞右副都御史九年陞刑部尚書疏究理抑獄無淹囚時太
監王振竊柄多以意獄人執筆嚴毅不承望風旨移情就獄故
在刑部以明允稱十二年逆盜鄧茂七作亂初遣都督劉聚率
兵討之以僉都張楷爲監軍不能成功巡按御史汪澄以擅止
浙軍下獄又命太監曹吉祥寧陽侯陳懋率大兵討之命濂參
贊軍務至則賊據九龍山同楷等選精兵二千擻其後與衆並

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攻之破賊必矣比旦賊覘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一千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擂石下礮之賊衆遂降但懋等籍民夫捕賊徒搶爲功次擾里用招降羣盜輒以捷聞各冒功次加濂太子賓客未幾賊復作御史顧瑄等糾劾奏肯宥免十四年戶部尚書王佐死土木之難改濂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值邊事助勦經費不貲濂善於籌策國計以充景泰二年以事忤 旨改工部尚書落太子太保尋仍舊三年四月十日獨石都督孫安奏墩軍言永樂來每墩有預備餘糧二石柴水一月遇警食用乞如例濂言未審有無事例查行宣府守臣亦云無見行例遂不許但永樂

十年七月勑武安伯云各處烟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烟墩上收貯五個月糧食柴薪并置藥弩於上就於烟墩傍開井井外包圍烟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一個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坍塌此事與鄧錤交易銀兩事頗類但墩傍開井一事本難行故無行之者而濂失於查覆也五年以疾卒於官贈沭陽伯謚榮襄

天順日錄云戶部尚書金濂初爲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按廣東者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至今德之在陝西臬司亦出色用是累陞副都御史邊儲賴以充足後歸京奏對尤壯　上偉之拜刑部尚書頗號深刻福建盜起遂參軍務往平

之加太子太保遷戶部然喜結權貴士林少之人以爲奸則過矣但性猜忌利欲求致精務充國課而貨微矣民或困弊亦不暇恤焉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接下多暴怒寮屬不能堪大抵亦豪傑之士也

張鳳字子儀直隸眞定府安平縣人宣德丁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官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景泰五年召改戶部尚書時邊務方殷錢穀之費動以萬計多以不給爲憂鳳處之裕如國用不勞而足又出納詳愼時人以其執法呼爲板張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仍調南京戶部尚書兼督糧儲詳南京戶部

沈固字仲威直隸鎭江府丹陽縣人生而岐嶷八歲里師授之

書一過輒成誦時　太祖初製大誥三編命有司選民秀課讀之固方九歲即與選以例召赴　闕試之背文終篇無遺謬賜寶楮十錠以還及年十一補邑庠生學日益就緒甫弱冠遂領京闈鄉薦丁外艱服闋上春官入成均選理刑內臺擢同知山東沂州事始臨民爲政即卓有能聲理繁剔蠹吏莫敢以年少易之嶧人齊泰以沂西寶山社產銀鑛舊有課而今無言於朝請官置局役民采辦以富國　詔下有司踏勘其實固曰此奸人熒惑　聖聽將以爲民害者也不力爭則害成乃執奏故坑及泉通海不可得鑿鑿新坑爲力旣艱且鑛有無不可度知使其有則土費重而利輕又恐民勞致變不如勿開便　成祖是

其言而罷其事永樂甲午以安養軍民事徵入爲戶部廣東淸
吏司員外郎乙未奉　勑使廣海整理鹽課議者以課久而虧
將坐所由官吏以侵欺國課法固謂鹽之積在倉久則必自消
折以此罪人非　明主意事遂釋丙申使四川六番督運西茶
丁酉進正郎辛丑拜山東右參政使督餉給軍運北還會　仁
宗登極命以本官參政同前軍武安侯鄭亨督軍事鎮大同
賜璽書以行宣德丙午命與武安及參軍都指揮使曹儉統兵行
邊設險爲禦寇備其規畫多出於固　宣宗嘉之庚戌召赴
闕計議邊餉事稱　旨辛亥建白安邊四事從之有言大同人私
關土田自封殖而未輸官者　詔遣兵部侍郎柴車監察御史

熊鐸翼往看定畝斗起科因以地方薄而賦重人所不堪且戎事方殷宜從寛大爲言乃得減輕其半人頼以安　英宗初位以固在邉勞效居多　璽書褒之加賜白金綵幣益感奮閫紱復上便宜曰邇者北虜屢入寇邉迄今未已緣以虜情狡詐我軍守西彼則擊東及我之東彼則復西來如飛鴒去如絕絃所以　勑旨戒其窮追恐墮賊計　聖慮誠深遠矣奈何彼虜狃我中國號令漸生輕慢且使官軍勇者爲之喪氣怯者得以飾詞是致功效無成邉患不息夫星星之火不撲恐其燎原涓涓之水不防恐其决堤卽今虜勢尚微宜早制之臣以謂不探虎穴不得虎子今後遇虜之入許令追襲相機而行彼衆我寡則

一臨邊固守我强彼弱則出境窮追乘彼不虞且擣巢穴仍時令

一間諜密探賊踪莫限出入官軍奮勇取勝連出數次彼賊勢必瓦解縱未得利亦使軍威遠振臣本書生妄論兵機倘賜會議邊疆幸甚丁巳春奉　勑會同征西前將軍方政遊擊將軍楊洪統兵護送朝貢使臣出境因絕漠度赤山追勦叛虜而還戊午巳未連上疏疏各十事皆備邊制虜要務辛酉　命兼綜理兵食二事尚方特鑄總督邊儲印記畀之固以責任益重不遑寧處乃復陳邊計曰益聞兵之所屯惟糧為急將欲安邊當務久計比因阿魯台部為脫歡所破餘衆竄於我邊不無鼠竊狗

一偷之患而脫歡又復驕矜虎視中原將有覬覦之意至厪聖慮

添調軍馬運蓄貨糧邊關嚴於扞衛蒸庶煩於供億近以一虜
一滅一死稍得寧息將卒燕閒然以數萬之衆坐費民供則於
國計非便臣在邊年久頗知其要大同地利其在中路有青楊
林馬頭山等處西路有樺皮嶺行院屯等處東路有爛柴瀟陽
和灘等處土沃而多水草洪武永樂間俱有居民屯種畝收穀
至二三石後以虜寇犯邊守將自圖遠禍逐民不許其耕至今
荒蕪誠爲可惜臣先嘗奏言未見施行古今備邊長策莫如屯
田此趙充國所以爲漢之良將也臣謂方今宜於諸屯戍所屯
步兵隊分伍比於所近沃野開耕作息以時乘閒講武至秋收
一成官爲斂糴而出納之歲會月支足國裕民莫過於此夫衆志

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斷惟　聖主察焉又以延者　勑遣大
同鎮守總兵等官武進伯朱冕與宣武參將楊洪會兵出塞諸
將旣拘　聖旨且欲要功一時並出無留後者因入疏曰大雲
朔地方廣遠西北兩邊密邇瓦剌旣變詐叵測而兀良哈或潛
懷異圖皆不可不為之備今諸將奉　勑盡行出境萬一為虜
所誘牽制我軍以襲我城則無制之兵誰為調度此豈萬全計
哉請自今後凡遇征行有　勑調遣諸將從宜出戰居守各任
其責庶有所濟而無所誤　廷議咸是其策壬戌拜戶部右侍
郎祿二品復以　璽書獎諭癸亥甲子邊事益殷論益切乙丑
以母喪免　上以邊計為重奪情視事因乞終制章再上不允

詔遣官諭祭其母而命馳驛奔喪襄事畢即赴鎭丙寅上邉情大
事十策於朝朝議從違不決而罷己巳夏虜陷渝關得諜報慨
先以聞及秋虜果大入　朝廷乃命西寧侯宋瑛往撫師怯戰
不利諸將或死或遁惟固以居守獨完既而
車駕親征幸大
同駐蹕三日振旅固得見而不得言及　北狩復幸大同與廣
寧伯劉安率衆出城朝見　上命括官庫金帛以犒虜酋或難
之固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古之義也　主上有急可顧身爲
佐謀耶且府庫物皆　朝廷所有豈人臣所得專夫陳平用秘
計脫漢高以爲功不爲罪也天祐　聖躬倘可以權道餌虜脫
吾君於難雖不命猶將爲之矧命之及乎請奉　詔設有罪當

我坐不以累諸君衆乃從之即盡出所有以獻而具聞於　朝
景泰初大臣掌利權者奏請下吏較勘有無欺隱欲因以中之
固不爲動事亦不竟久乃白其年冬以城守勞進都察院右都
御史有璽書之諭金帛之賜乃上言自虜變以來臣欽承　上
命佇守孤城晝夜營營惟圖殺賊以雪　國恥奈何才識短淺
無所建明今具拙策不敢望其必行伏乞　聖明謀以碩畫擇
其可否其策文多不載辛未以却虜功轉左都御史尋復赴
闕議事因上章乞致仕從之賜錦衣一襲歸既六年會　英宗復
位以璽書趣召入覲　上延見便殿玉音褒諭之再三即日拜
戶部尚書　賜以白金五十兩綵緞四表裏加奇南香帶金織

雲鶴襲衣既又賜之誥命有乃言可底績之褒 上每宸游嘉宴輒召以從亦特俾內侍偕遊觀西苑數有珍味異物之賜三年以衰老自陳乞骸骨 陛辭賜寳鈔三千貫大官賜宴以行公卿祖餞於都門人咸以疏傅方之 憲宗嗣位進從一品階榮祿大夫至是以疾終年八十一所著有耐翁稿若干卷奏議錄若干卷藏於家為人魁梧倜儻器宏識遠度量恢廓多籌略善論喜功名而尚德義謹大節而不拘細行自其初筮仕致政幾五十載歷事五朝游陞華要遂掌臺省其在大同身任邊寄之重者二十七載前後所承璽書三百餘函而所上章奏不下數百居常不以武衛廢文教修文廟建綏閣興學育才孳孳罔

急至於臨危處變拯敗救債卒完成鎮以保身家及其晚歲起
自休閑人主國計精力未衰　恩眷方盛而深惟止足之戒引
年而歸亦庶幾完名全節云

年富字大有直隸鳳陽府懷遠縣人本姓嚴洪武初附籍詭爲
年甫十歲即入邑庠爲弟子員明敏端重師友咸器之弱冠領
永樂丁酉鄉薦明年以乙榜教諭濟南之德平年雖少而教規
甚嚴諸生多所造就秩滿以績最擢吏科給事中兼署刑科糾
正違失務全大體宣德乙卯吏部薦陞光祿少卿　宣德欲大
用之乃奏留不下久之特陞陝西布政司右參政至任即巡歷
郡邑察民隱革吏弊興學勸農尤嫉贓吏貪墨者聞風即抵故

解去鎮守宦臣獨加禮焉或揹畫未宜聞富言即止初三邊士馬衆盛供費浩繁民皆疲於遠輸而郡邑豪滑之徒又因緣爲奸邊儲多空之 朝廷深以爲慮乃屬總之富量地遠近按狀之遲速定其徵科防其出入立法甚嚴宿弊盡革民不告勞而邊廩實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政使惠政及民愈廣時鄰省饑民流聚南陽陳州諸處無慮十數萬剽掠居民有司莫能制富往撫諭乃分散安輯而賑恤之衆皆感其德願爲編氓己巳轉左布政使未幾北虜入寇雲中烽火通於京畿軍民走避道阻糧絕 朝廷憂之以富有謀爲特委督運糧餉數萬石濟邊吏民聞其號令皆冒險而進無後期者邊餉以充明年用邊將論

奏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兼理邊儲時軍民瘡痍未復室家離散呻吟之聲不絕乃極力招撫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横屯田軍民始有更生之望初倉庫所儲多為勢要侵欺富至悉追復之由是軍旅數興錢穀不乏時征虜大將而下多納賂冒功富至悉核實不錄故爵賞無濫及者景泰乙亥丁外艱　朝廷以邊警方急奪哀視事懇乞終制不允天順改元將臣石彪因私怨以危事中之逮繫於京一日　英宗問學士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沮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眞得其情願早辯之幸甚明日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

務在推問明白已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爲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富遂致仕而歸不數月即起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轉戶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隨復左副都御史富按行青濟諸郡官吏畏服奸豪屏迹有夷人居東昌者多頑獷芀率其首羅姓尤爲桀黠富慮爲患乃言於朝因其來京留之以消其不逞之謀庚辰春召爲戶部尚書　英廟知其忠直禮遇優厚每與大學士李賢歎其不易得欲繼王翺爲吏部富益毖懋夙夜不懈以國計爲已任處之以静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癸未　賜誥命詞

具褒禦甲申春富以陝西累年用兵而督餉道者多不得人乃薦楊璿余子俊爲藩司郡守使理其事吏部以爲侵官富上疏極論大臣薦賢爲國之道且以年至七十懇乞致仕　憲宗初臨御以舊臣慰勉之使復任忽得瘡疾且劇　上命醫往視竟不起賜謚恭定富爲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欲遇事敢爲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不易得爲世名臣云

馬昻字景高一字凌霄其先河南祥符人後移籍河間之滄州初爲郡庠弟子員永樂癸卯鄉試中式明年會試下第入國子監宣德丙午以儀容俊偉聲音宏亮授行在鴻臚寺序班習典制儀章有才略不安於萎懦降趨正統丁巳用廷臣薦陞雲南

道監察御史朗爽持大體奉 命整飭宣府大同偏頭關兵備及巡按陝西淮揚徽州等處所在有聲寛猛相濟不為淵察癸亥行在刑部獄禁失嚴囚因刼獄逃竄尚書以下咸禁錮跡捕乃陞昻右侍郎未幾改右副都御史叅贊甘肅軍務日夕講求邊務謹斥堠明烽火築城設險聲勢聯絡虜不能犯時叅贊都督王喜玩寇失機即劾其罪謫戍遼東官軍畏服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抄掠至張刼總兵進貢馬駝昻受命帥將士討之盡得主名梟示及擒其偽初王鎖南奔幷妻子械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己巳北虜寇甘州乃令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冑出屯山隘以伺虜間道去景泰庚

午以乞疾忤 旨致仕甲戌兩廣夷寇擾攘 朝廷召王翔還
爲吏部尚書起昂代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便宜行事乃大布
朝廷威德帥總兵方岳并土官兵民勦其爲暴害者生致其僞將
軍周鐵威盛盤馬蹄等獻闕下 上遣行人勞以綵幣寶鈔陞右
都御史丙子征斗峒賊平轉左都御史天順丁丑坐謗致仕及
入見復留命之山西巡察遐比還遂理院事戊寅陞兵部尚書
辛巳虜寇陝西勢甚急 命懷寧伯孫鏜爲總兵昂仍總督刻
日出師是夕曹欽反昂與鏜討之欽伏誅進太子少保仍掌兵
部事自是 上寵待特厚賞賚以金玉束帶綵金麒麟服并銀
幣玩器書畫爲時所鮮之賜歲無虛日衣有號撒哈喇者雖戚

戚有不可得昂與賜燕屢召遊西苑南臺及扈從較獵南海子一時進退廷臣亦必咨訪甲申　憲宗嗣位倚任益篤調戶部尚書尋奉勅同右都御史林聰給事中潘禮陳越按籍點軍士既畢乃分精銳者為十二營以備調用又籍軍帥之賢否而黜陟之慮後事之遲變而禁約之實出其議云戊子年七十時有災異疊見力求退避從之且　賜勅以榮之陛辭復賜讌餞并寶鈔若干既歸八年精力猶健暇則教子讀書或跨馬詣村莊課童僕耕種耆德晚福士林忻羨至丙申五月五日卒年七十有八訃聞贈少保謚恭襄遣官　諭祭營葬事昂天性孝友事毋極孝敬有疾憂形於色視諸猶子愛之愈己出祖產悉推讓

與之其在官時部屬持堂稿咨稟略質數語而事理明允雖積
思者不能過云
楊鼎字宗器號恥菴陜西西安府咸寧縣人領宣德乙卯鄉舉
第一正統己未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己巳北虜
入寇改監察御史充州禦虜乃選兵以法而結之以恩事平還
朝諸軍送之流涕尋遷侍講兼春坊右中允本年大學士高穀薦
侍經筵天順元年以才堪經理超陞戶部右侍郎鼎恐不勝任
書十思於座隅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
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忠退思早恒自省焉由是涖政粹然有
聲時兵部尚書陳汝言用事鼎不蟻附為汝言所譖賴英廟

一知無過獲免六年轉左侍郎時延綏用兵日久鼎上疏曰河羅出住牧河套入寇迨今三年費用浩繁凡銀兩引鹽收馬徵運之法盡行尚爲未足又起預徵之例民窮財竭所不忍言惟黄河乃漢唐漕運河即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逕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遡流僱運庶幾運餉可足而民困少蘇或摘漕運數千艘赴陝就令教習陝西河南之人待舟楫通乃廻許運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增矣

詔悉從之此難事也他人不能達竟沮其議識者恨之成化四年代馬昂爲尚書力淸利孔凡所題覆恒持正不回事有不可無

論權貴雖論　旨不從嘗立稅法鹽法經久不易故戶部至今稱之爲楷範焉後加太子少保十五年秋九月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因水旱劾鼎妨政失職宜罷鼎初與大學士劉珝極厚後以干託事多不能盡從遂見銜至是鼎知珝等所言求致仕不允鼎又求去從之給驛賜月俸輿夫恩禮特厚居家冠婚祠祀遵用古禮其家法爲縉紳所宗又築靜春書院延師以教里中子弟歲饑悉出所蓄以賑親舊嘗語人及諸子曰吾平生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年七十六病卒計聞　欽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謚莊敏

陳鉞字廷威直隸河間府獻縣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兵科給事

中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成化十五年任十七年改
兵部尚書詳兵部
翁世資字資甫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父瑛舉鄉貢官至翰林檢討掌國子監助教事累贈戶部尚書性喜酒樂易姻黨無小大咸恩視之世資幼穎敏自其遊鄉學時器識已如老成人侍父官京師因乞入太學應正統六年順天府鄉試壬戌禮部會試俱中第七授戶部主事政暇輒繙閱舊案究其利弊涉獵廣記且明習國朝典故凡條例因革悉所諳練大爲部堂諸卿佐所敬禮嘗以部檄往通州監收軍士冬衣布花因奏言所收貯庫藏轄於通州諸衛宿弊極多宜改屬有司則其弊可革從之

丁外艱歸景泰改元本部尚書金濂以時方多艱求可以裨謀
議者因奏起復世資固辭終制明年服闋復除戶部遂委世資
專典各司章奏有大議必與商確未幾陞署本司郎中適江南
水災部以屬世資勘驗因奏免應天太平寧國安慶廬州等府
及建陽宣城等衛稅糧五十萬餘石猶東倍之且檄所司賑恤
英廟復位改天順之元年充會試同考試官時大臣多能　上謂
姚夔翁世資俱可大用遂擢夔禮部世資工部俱右侍郎三年
命往淮徐督運大木回內織染局上言先遣官往蘇杭等五府
提督織造上供文綺七千疋未完今計各項賞賜等用又合別
遣官督併加造七千疋世資謂東南水潦民苦艱食宜嘗樽節

以甦疲困與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議減其半榮瑄皆有難色世資曰倘得罪某請以父子二人當之疏進　上疑其要與推主議者下世資錦衣獄貶知衡州府先是郡有疑獄數十人世資悉爲直之治郡汲汲以革宿弊厚風俗爲務新廟學修石鼓書院立便民倉凡郡政所不可少者皆以次修舉衡衛帥有不循理法者世資刑抑之遂誣世資怨望逮至京師　上不直衛帥削兩階調任復世資官成化元年陞江西左布政使適廣東寇發王師南下有獻計欲令江西轉餉計當用十萬人世資議賫銀就廣中糴穀以餉民以不擾屬大旱軍民多轉徙乃大發倉廪賑之且爲奏蠲民賦百七十餘萬石仍免一應雜泛差科

境內以安五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明年秋東土
大饑世資日夜講求荒政發廩勸賑分遣官分道賑恤民賴以
濟八年遷戶部左侍郎十三年奉　勑提督京通等處倉場明
年進本部尚書職掌仍舊十七年召掌部事世資久處計司財
賦出入剩量盈縮罔不懸合事宜十八年以年及再上疏懇求
去遂加太子少保致仕行至儀真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傅遣
官諭祭營葬世資居官四十餘年謙約和厚善兄弟篤交友家
無餘貲所著詩文有兵崖集若干卷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眉州青神縣人景泰辛未進士第授戶部
主事陞員外郎一時能名聞於上下出知西安府成化初年陞

陝西右參政[illegible]年陞陝西右布政使八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地方丙申移鎮關中進右都御史有　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屬兵之方條上事宜凡七疏入皆從行之至今十二年陞兵部尚書未幾以丁憂去任十八年再起戶部尚書會宣大多事命以本官兼左副都御史提督宣大軍務兼理邊儲詳兵部

殷謙字大撝順天府涿州人正統戊午舉順天第一名己未登進士授戶部主事陞兵部郎中景泰三年任通政司右通政天順元年調汝寧府知府六年丁憂成化二年起復補太原府知府寬猛得中晉人宜之尋陞陝西左參政四年調山西五年陞

山西右布政使七年陞山東左布政使八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大同地方十年命專撫宣府十三年陞戶部右侍郎本年陞本部左侍郎十七年陞本部尚書總理倉儲二十年改理部事加太子少保二十二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劉昭字克明陝西西安府邠州人景泰辛未進士[illegible]成化八年陞通政司右通政九年轉左十年陞工部右侍郎十六年陞工部尚書時太監梁芳用事宮建日興所費不貲昭不能裁抑多狥其意加太子少保二十二年改戶部二十三年加太子太保致仕

李敏字公勉河南開封府襄城縣人景泰甲戌進士授湖廣道

監察御史天順丁丑貴州蠻賊嘯聚　命往撫捕之比還出按畿內力革宿弊以運餉薊州者必出海道多遭覆溺建議別鑿三河直抵薊州以避海道軍民便之累陞浙江湖廣按察使山西四川左右布政使成化十二年入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勑巡撫大同兼理軍務先時虜侯守墩軍下取水輒肆戕害敏至設伏擒之自是虜不敢犯山東河南運邊糧者歲數萬石更涉險遠率倍費始得達敏計歲會外令易銀給將士以其餘市戰馬治軍裝至今以爲常成化十五年召爲兵部右侍郎與余子俊各以身許國知無不言無不從及陳鉞附汪直代余氣焰可畏敏以正自律並無跛踦十九年以疾乞歸二十二年適河

南大饑疏救荒數事封上因　召改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荆等關二十三年改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尋擢戸部尚書時天下頻歲水旱所司往往乞免田租其章奏敏皆手自參決大要以足國安民為急　上嗣位例行賞賚而邊境更以儲偫缺乏為奏敏區畫有方用以不乏嘗言鹽課為國用所資比歲法壞宜簡命風憲大臣理之　詔如其議畿內有隙地貴戚初乞不與而以與民後復有欲得者敏言令不可變恩不可偏其仍與民為便奏上　從之時又有乞鷹房牧馬場千頃者敏言場止二百頃餘皆民產業安得奪耕種之地以為一飛放之所亦不從之京師大水有　詔令百官各陳時政闕失

敏因言今畿內爲官莊者計地四萬五千餘頃所有租稅止令有司輸納等數事皆人所難言者至他建白尚多不能盡述在戶部五年以疾上疏得休致歸至內黃疾革時戶部主事 與所差護送戶部照磨 在側謂曰吾以一介書生祿位至此愧負無地方圖報稱而年力不能如 朝廷恩何言訖遂卒贈太子少保謚恭靖敏爲人和易明爽臨事愼重有大議草奏動輒數千言理明辭順見者推服平生多厚德遇貧乏者輒施予不吝與諸兄處能友愛數以 賜金分遺少感其師顧昌之敎歲時問遺不絕嘗欲分俸以養事雖不行然士大夫多之

葉淇字本淸直隸淮安府山陽縣人景泰甲戌進士擢江西道

監察御史天順元年謫武陟知縣五年陞廣西僉事■年丁憂成化■年起復補山東僉事十年陞陝西副使十九年守備岷州以格殺揑丹阿卜肉二首賊陞河南按察使二十一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地方二十二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地方二十三年陞戶部右侍郎弘治元年陞戶部左侍郎四年陞本部尚書初各邊無年例銀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西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洪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溥以洪淮安人鹽商皆

其親識因與湛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糧價多而得易辦之便洪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隨價積至一百餘萬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壞舊法也蓋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今發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得多而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鹽政遂壞識者詆其誤國之罪不及正刑云八年加太子少保九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周經字伯常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人父瑄爲南京刑部尚書謚莊懿經少有大志欲以經濟自見日侍莊懿公習聞天下事而

氣勃勃不可抑蔽及補父廕入太學益銳志問學造詣日深如
水湧泉溢無所涯涘天順庚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文叅
歘起與劉公健張公元禎俱爲大學士李文達彭文憲所重而
端諒正直經又隱隱於縉紳間壬午授翰林院檢討成化三年
陞本院編修十二年陞本院侍讀十四年進左春坊左中允仍
兼修撰侍　皇太子講文華大訓　皇太子每起立拱聽內閣
大臣萬安等或以爲勞謂經宜跪講坐聽經不從竟得如儀任
翰苑春坊者幾三十年史局編摩貢闈考校皆舉其職至於啟
沃　青宮尤多規正及　孝宗涖極同事者俱進崇秩經以侍
正止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識者已知其文學骨鯁而未盡知

其政事弘治己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涖事必傅經義若郤
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為　先廟盛德事皆經與左侍郎倪文
毅公贊成之四年改吏部尋轉左一日有中官諭旨欲以通政
司經歷高祿為叅議經獨承諭執不可退與王端毅公上疏論
之靈壽獻大明川民田於太監李廣戶部駁議弗得經會諸司
具奏事遂寢乙卯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
侈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經手後有踪跡
為此草者以問尚書耿公裕經日宜以實對耿日吾為尚書不
宜他諉時論葢兩賢之九年丙辰拜戶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
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上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

行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於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策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今不嚴禁若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銀鈔稅爲織費又言關征非舊浙地大水民困征役乞暫停織造　上從之毋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果入多者則與下考大同缺馬尚書馬端肅公請給糧銀市之且戒將糧官毋得阻格既得旨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　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爲撼辭甚激　上爲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會邊方調度日繁給事中曾昂以財匱之請令諸藩公將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經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

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恐
非藏富於民之意又有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張燈具經言不
可以小民脂膏供耳目之玩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糧經
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過爲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
淸寧宮災方議修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經曰今歲歉
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衰銀就京師僱役爲之識者服
其遠慮而潛消黙奪非人所及云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
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經言河
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卽欲加
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五分

不將謂　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　憲宗妃栢[illegible]亦有以
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　朝廷待[illegible]
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雍縣退灘地獻為　東宮[illegible]
者　上因經筵奏皆抵之罪一時近戚貴幸有所陳請一裁以
法皆斂不得肆十三年庚申夏五月以星變乞休　上特進太
子太保允之　賜勑褒諭初　命下在廷之臣京師之吏若士
無小大愚良皆相顧失色謂不當去下至民商厮役走卒兒童
亦皆駭傳怪問謂經胡為去自公卿臺諫侍從郎署而下上疏
乞留者若干人不報既去兩京四方言者乞還又若干人亦不
報以後凡論列時政者必首薦之章奏缺員衆必屬目數十年

來大臣以直道去位爲時望所歸者兵部尚書河州王公吏部
尚書曹南李公三原王公不二三人於戲何以得此大臣一身
百責所萃所存所䕶少不厭人心則腹誹巷議甚則羣起而譁
之惟恐其去之不速者有矣况望其惜其去而留之至於千
萬乘之威累數十章積數歲不止非眞得出處之正關天下之淸
議者有是哉十八年起南京戶部尚書未任正德三年太宰許
進素重之歎曰使周伯常不用吾死不瞑目矣推起禮部尚書
會逆瑾司柄因乞致仕不任後卒於家贈太保謚文端識者稱
爲國朝戶部尚書第一云
尚譜彙覽云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甲科徊翔翰苑春坊並登三

[illegible]宗編摩貢闈考校皆舉其職　上有青宮公爲講官尤多啟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士而已一旦　朝廷畀以政務凡禮儀銓選皆若素習通儒之名翕然起及掌戶部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爲之有古大臣風

國朝列卿紀卷之三十二終